

# 松尾芭蕉与杜甫

李秀卿

(西昌学院 中文系, 四川 西昌 615022)

**【摘要】**松尾芭蕉在走出自己独特的道路之前曾一度潜心学习“诗圣”杜甫。直至意识到“识其句而不见其心;度其烦恼,而不知其乐”之后,才踏上独创“蕉风”之路。

**【关键词】**芭蕉;杜甫;蕉风

**【中图分类号】**I313.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9)04-0026-03

松尾芭蕉是日本江户时代的俳谐大师。他首倡“闲寂、不易流行”之说,自创一代“蕉风”,把日本俳句从前人的文字游戏中解脱出来,并将其推向历史高峰,从而开创了俳谐的“黄金时代”,被后人尊为“俳圣”。芭蕉在走出自己独特的道路之前曾广泛涉猎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唐宋诗歌,一度潜心于对“诗圣”杜甫的学习。

在唐代群星闪耀的诗人群中,芭蕉最崇拜的,恐怕要数杜甫了。延宝八年(1680年)冬季,芭蕉开始在江户隅田川东岸的深川“结庐”隐居。他把新居命名为“泊船堂”。“泊船堂”即出典于杜甫《绝句》中“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之句。在次年撰写的俳文《乞食之翁》里,芭蕉一开头便引用此句,并把“东吴”改为“东海”。这年,芭蕉三十八岁,他在江户俳坛的地位已经牢固确立。但是,他认为自己仍只是“识其句而不见其心;度其烦恼,而不知其乐”,可见老杜在他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和他虔诚的学杜之心。

在芭蕉的纪行文、日记和俳文当中,信手拈来的老杜诗句可谓比比皆是。1684年阴历八月,芭蕉在旅行途中行至富士川边,见到一个约三岁弃儿,不禁叹曰:听得猿声悲,不堪弃儿秋风啼,谁个更惨凄。此俳意为:闻猿断肠的诗人们听到弃儿在秋风中悲泣又是什么心情呢?此句即源于杜甫《秋兴八首》之“听猿实下三声泪”。

1687年阴历八月,芭蕉和弟子曾良、宗波赴常陆国鹿岛赏月旅行,得知自己的参禅法师佛顶和尚隐居鹿岛山山麓,便去拜访借宿。谈到感受,他说:“实如古人所吟‘使人发深省’”,又吟俳句曰:寺宿沉梦乡,清静禅心发深省,虔诚赏月光。此即引用和化用了杜甫《游龙门奉先寺》里的诗句“欲觉闻晨钟,使人发深省”。

在《负笈小文》中,芭蕉看到须磨湾的秋色,忍不住引杜诗抒情:“吴楚东南坼”之吟亦为此乎?这

是杜甫《登岳阳楼》里的一句,其下句是“乾坤日夜浮”。

“夏天草萋萋,功名昨日古战场,一枕黄粱梦”是芭蕉《更科纪行·平泉》一节里的名句。在这首俳句前的纪行文中,作者引用了杜甫《春望》中脍炙人口的两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并在句前有“在澳洲高馆”的题解。澳洲高馆是日本镰仓时代名将源义经被源赖朝追赶至平原后的夜宿舍,第二天义经及其随从全部战死于此。若干年后,俳人芭蕉路经此地,看到宅第遗迹上的萋萋夏草,顿生满目荒凉之感,由此联想到人生功名的虚幻无常,遂吟此句。麻生矶次在《俳句大观》中指出:“此句表现受杜甫诗《春望》的影响大,将人生无常的感慨,寄托于荒凉的废墟。”<sup>[1]p109</sup>

这类例子不胜枚举。至于化用杜诗或以杜诗为典的情况也可以列举很多。兹举两例:

1、“晨起雪连绵,孤身待嚼咸鱼干”。这是描写深川隐居生活贫困不堪的俳句。有学者认为,它在沉痛的感情背后,有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暗中起着作用。<sup>[2]p138</sup>

2、“秋风碎芭蕉,雨漏夜滴盆”。这首俳作是化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和“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而成的。芭蕉在《泊船集》里说:“老杜看风破茅舍之歌,坡翁复袭此句作屋漏之句,予独寐草庵,听彼世之雨打眼前芭蕉……”,可见是受了启发的。

可见,芭蕉对杜甫确实是情有独钟的,在他的俳作中力求表现出杜甫那种特有的风格。然而,芭蕉真是获得了杜诗的精髓吗?在《乞食之翁》里芭蕉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余识其句,而不见其心;度其烦恼,而不知其乐,唯胜于老杜者,独多病耳。”这就说明连芭蕉自己都承认,他潜心学杜的结果是只“识其句而不见其心”。

正是经历了这段曲折之后,芭蕉才逐渐领悟到只“识其句而不能见其心”,只“度其烦恼而不知其乐”,是无从取法杜诗精髓的,从而认识到只是停留在简单的学习模仿层面上是无法真正把俳句导向成熟的。于是,他开始寻求独立创新之路,不久即将“泊船堂”改为“芭蕉庵”,并追随佛顶和尚学禅。

1683年芭蕉在给其高足宝井其角的俳句集《虚栗》写跋时曾说:“李杜尝心酒,寒山啜法粥。因而其句见遥闻远。”所谓“尝心酒”,即指李杜对诗心、对诗之本质的深刻领悟和把握。惟其如此,李杜之诗才成为万世楷模。芭蕉意识到这点非常重要,这似乎意味着他在思想上开始趋于独立。

芭蕉学杜确实是“识其句,而不见其心”。试看:

1、“夏天草萋萋,功名昨日古战场,一枕黄粱梦”。如前述,这首俳句化用的是杜诗《春望》中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两句。但二者貌相似而神迥异。杜诗作于安史之乱时诗人被俘幽禁长安的757年。作者目睹本是繁华的国都一片混乱残破,自己落入贼手,独困京城,不禁想起离别的妻子儿女,他们现在如何呢?忧国伤时,悲家叹老,可谓五内俱焚,肝肠寸断。这种强烈的感时伤怀及由此而产生的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是芭蕉作品中没有也无法有的。芭蕉据此化成的只是一种淡淡的哀伤和幽怨之情。无论如何,二者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2、“晨起雪连绵,孤身待嚼咸鱼干”。这首俳作中化用的杜诗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该诗写于755年10至11月间,作者路经郾山华清宫,恰遇唐玄宗携杨贵妃在此避寒,宫中的山珍海味和莺歌燕舞,与宫门外的冻死尸骨,令作者在鲜明的对比中悲愤难平。诗中对权贵的抨击是尖锐的,对人民的同情是真挚的,作者的爱憎显而易见。与此相比,芭蕉化成的俳作唯有对清贫生活的轻叹而已。

这就是说,杜诗的内核、风骨是芭蕉无论怎么学都学不到的。若要硬学,只能流入无病呻吟之中。这是因为,杜甫始终生活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在其身上体现的是一种积极入世,干预政治的精神,这必然使他对国家、民族、家庭、人生都予以强烈关注,从而形成悲壮之美。而芭蕉却奉行“出

世”、与世无争、淡泊明志的佛禅思想,远离社会生活中心,对现实的感受不可能像杜甫那么直接、深刻、强烈,加上他根本没有过国破家亡、妻离子散的经历,他的俳作就不可能像杜甫那样迭宕起伏,悲壮激烈,而只能趋于纤细柔弱。换言之,杜甫的凝重与芭蕉的闲寂恰在艺术发展的两个极端上。这种差别不是偶然的,也不单纯是人生经历的不同,这恐怕还与各自的文化传统语境有关。中国的文学自古就是与政治密切相连的,知识分子历来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最大抱负,即使像魏晋以来的所谓“隐士”,包括唐宋时期的习禅诗人、士大夫,都在貌似悠闲舒适的隐居生活中时刻关注着政局的变化发展,盼望着入世机会的到来,很少有人完全超然于世外。这点从历代文人的诗文中不难看见。因此,中国文学中必然表现出浓烈的政治气息。相反,日本文学传统是超政治性的。日本学者山口博在《中国闺怨诗给与日本古代和歌的影响》一书中曾说,同中国古诗悲愤的鲠骨之风相比,日本的和歌(包括俳谐)则完全不同,悲愤慷慨在表现意识上是薄弱的。在日本,没有一个诗人能像唐代诗人那样,吟咏战争的悲哀、贫穷、痛苦和对于腐败政治的愤怒。这是因为在日本,从《万叶集》时代开始,文学创作的任务就一直由文人、后宫女性、僧侣、平民担任,很少有政治家兼做文学家。中国则刚好相反,自古诗人、文学家就是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因此,和歌主要的任务是抒情,而不是言志。这使我们看到,即使是像杜甫的《春望》一类诗歌摆在芭蕉面前,他也只注意到了“城春草木深”之类抒情写景的句子,对“烽火连三月”“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却视而不见。白乐天及其诗在日本家喻户晓,而李杜少闻,恐怕也是这个原因吧?这是由两个民族不同的文学观念造成的。

大概芭蕉就是深悟此理之后才改弦易张,和杜诗分道扬镳、背道而驰,重新寻找适合日本传统文化气质的俳句发展之路的吧。这就说明,对其他民族文学的借鉴,不能机械模仿、照搬,而要把它进行改造、甚至扬弃,使之成为符合本民族文化接受心理和审美习惯的东西以后才能被本民族文学所接收、吸纳,溶为本民族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推动本民族文学向前发展。

#### 注释及参考文献:

①麻生砚次,《俳句大观》,明治书院,1980年,第109页。

②太田青五,《芭蕉与杜甫》,日本政法大学出版,1978年,第138页。

[1]成元.唐诗三百首释注[M].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

[2] 松尾芭蕉. 奥洲小道[M]. 郑民钦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3] 彭恩华. 日本俳句史[M]. 学林出版社, 1983.

## Matsuo Basho and Tu Fu

LI Xiu-q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22)

**Abstract:** Before Matsuo Basho formed his own style he had studied with great concentration the master poet Tu Fu. He didn't set foot on Basho's style road until he realized the key: not only understanding the literal meaning but also understanding the implied meaning; not only knowing the annoyance but also knowing the enjoyment.

**Key words:** Matsuo Basho; Tu Fu; Basho's Style

(责任编辑: 张俊之)

(上接25页)

### 注释及参考文献:

[1] 江冰. 论80后文学的“另类写作”[J]. 文艺评论, 2005, 4.

[2] 春树. 北京娃娃[M]. 内蒙古: 远方出版社, 2002.

[3] 沈浩波. 后记: 盲目而奋不顾身[A]. 春树. 北京娃娃[M]. 内蒙古: 远方出版社, 2002.

[4] 张清华. “残酷清楚”之后是什么[J]. 南方文坛, 2007, 4.

[5] 江冰. 论“80后”文学[J].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3.

## On the “Other Type” of Chun Shu

JIN Shi-xia

(Chinese Department,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2022)

**Abstract:** Chun Shu, who is famous for her *Beijing Doll*, has been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Post-80 Generation writers, spokeswoman of youth born in 1980s. Her novel is called “the first cruel youth novel in China” and she herself is considered the “other type”. This thesis studies her “other typ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hidden in the “other type” by taking *Beijing Doll* for example.

**Key words:** The Other Type; Punk; The Cruel Youth

(责任编辑: 张俊之)